

高庄有棵胜天树

黄圣凤



彭松 摄

你们知道那棵胜天树吗？站在高庄的村头，树干壮硕，枝叶婆娑，风姿绰约！

你们见过那棵胜天树吗？春天的时候嫩绿鹅黄，秋天到一树红装。一年四季，颜色各不一样，像天生丽质的女子，无需装扮，也美丽如常。

你们了解那棵胜天树吗？它的伟岸不仅在于形美，更在于互助、抱团与刚强，它身上蕴藏着令人敬畏的力量。

你们懂得那棵胜天树吗？它曾历经风雨，历经水火，历经刀砍斧剁，岁月沧桑。它曾经伤痕入骨，岌岌可危，命悬一线，却又起死回生，巍然生光！

你们近距离接触过那棵胜天树吗？它有很多的名字，每一个名字都有故事，每个故事都让生命有着不一样的绽放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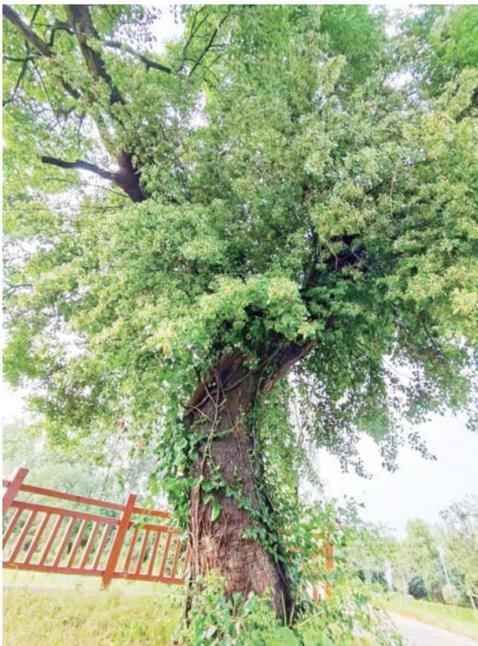
是的，高庄是个有故事的地方，几年前我去采访，目中所见，耳中所闻，皆在心头震荡。回来写了一篇题为《高庄的前世今生》的文章，洋洋洒洒，文字里的深情就像春天里捂也捂不住的树叶，蓬蓬勃勃地跃上温暖的枝头。

高庄不仅故事多，而且物件传奇。深藏着的齐王墓，隐秘的观音阁，激湍的神龟石，曾经显赫而今废弃大大小小的圩子，还有老百姓口中说不完的、带着浓郁泥土气息的民间故事，都可能成为引领你在这个村庄渐闻渐喜、渐次深入的航标。

今年夏天，我再来高庄，驻村工作队胡志峰队长和村书记闻庆国兴致勃勃地领我去看“神仙树”。

闻书记是高庄本地人，是个“高庄通”。他自小在村子里长大，高中毕业之后回乡做村干，一干就是三十多年，村里的每一寸土地，每一个角落，没有他不晓得，没有他不熟悉的。

他介绍神仙树，有说不完的话题，那神情，仿佛是在点数他的家珍，他的宝贝，像极了我常常对人陈述叶集老街时的样子，字里行间，不仅怀着感恩、怀着深情，也流露出无上的荣光。



黄圣凤 摄

树包根培土，像给大树敷上一贴慰藉的膏药。泥土是多么伟大啊，它是一剂良药，它的疗伤能力超乎想象。

人们没有想到的是，一根扶芳藤悄悄生根发芽，得风得雨，渐渐长大。它恰好长在大树受伤的那一面，依着树施展它无法言说的魔力，竟然在不知不觉间，攀沿到其他藤藤无法到达的高度。扶芳藤像一个女子，温情脉脉地偎着老树；又像是一个兄弟，拍拍大树的肚皮说：“别怕，我会撑着你！”

扶芳藤的花语是“感化”，它要感化人间，以自己的耐力和支撑力感化风雨尘寰。

扶芳藤很快就长到碗口粗细，异常遒劲，异常结实。它的根扎得有几十丈远，筋脉长进树的骨肉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异株同体，血肉相连，合二为一。它们的枝叶也是交叉错落，不分你我。

闻书记说，扶芳藤出现在这个位置，特别神奇：第一，整个叶集都没有见过扶芳藤，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。第二，恰恰长在这个位置，像是带着上天的使命来的，专门来扶持这棵老树。第三，扶芳藤的“扶”字，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如此贴切过。

于是，纯朴的人们再一次把它奉为神灵，说这是“夫妻树”，“连理树”，“团结树”，甚至恋爱的情侣，新婚的夫妻，都会前来膜拜，祈祷百年好合，白头偕老。

那时正是电影《刘三姐》爆红的年代，“山中只有藤缠树啊，世上哪有树缠藤”的歌声风靡全国。可能当初有人漫不经心地以为扶芳藤是来“缠树”的，是借树之力登高望远的。想不到这根藤有一天竟茎如钵盂，铜枝铁干一般稳稳扶住老乌柏，通身数不清的枝条，在枝杈间深深浅浅地穿梭，最后凝成巨大的合力，把大树紧紧抱住，像老人抱住亲爱的儿女，也像孩子扑向亲爱的多娘。

或许这根扶芳藤就是来“缠树”的，可这“缠”，是为了“爱”，为了“扶持”，它用坚实的臂膀扶起了危如累卵的大树；而这棵老树呢，确乎无意缠藤，但却少不了藤，离不了藤。藤历来被认为是依附，是弱小，其实这世上的一切，都是共生共存的。

郭沫若在新文化时期，曾经写过一首小诗，其中两句是：“我和你并排站着，但并不靠着”，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独立宣言。但不能一概而论，有些时候，就是要靠着，就是要互相拥抱着取暖。恰如舒婷的《致橡树》：“你有你的铜枝铁干，像刀，像剑，也像戟；我有我红硕的花朵，像沉重的叹息，又像英勇的火炬。我们分担寒潮、风雷、霹雳；我们共享雾霭、流岚、虹霓。仿佛永远分离，却又终身相依……”

在有些人心中，扶芳藤和老乌柏，就是这样的一对。但它的意义却不止于爱情，它更象征着互助和团结。老树能战胜龙卷风不是偶然，是必然；高庄人民能战胜自然灾害也不是偶然，是必然。因为，当一个群体开始拧成一股绳的时候，它有战无不胜的力量。

一百辆水车

在淠史杭工程兴修之前，1957年，是个大旱之年。

眼见着天塘水位越来越低，土地干裂，庄稼一天天萎顿。饥渴的田野渴望水，就像饥饿的孩子渴望粮食一样。时任高庄村书记的韩长福着急了，必须要到天塘水位涨起来，必须要让天塘以自身高位，向四周低洼田野源源不断地输水。水就是生命啊！
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
在一夜两夜三夜的不眠中，韩书记想出了办法：把所有的水车聚拢起来，水车不够，就向周边村庄借，把所有能借到的水车全部借来！

高庄人民上演了一场“百辆水车救田园”的壮举。

水车从石龙河上的老龙潭开始摆，沿松林、路东，一字长舌，一路排开，排到天塘入口处。人蹬踏板，车轮飞转，把低处的石龙河水，宛若登上成功的阶梯，一级一级往上提，一直提到天塘。

俗话说：“水往低处流”。而现在高庄人民要做的，是要让“水往高处走”！

看吧，高庄的一百辆水车所排列的阵势，那种气派，活脱脱一个“龙腾虎跃”！

记得作家吴伯萧写过一篇文章，题为《记一辆纺车》。写抗日战争时期，陕甘宁边区军民为了打破敌人的重重包围，让所有抗日军民能吃得饱，穿得暖，他们自力更生，开荒，种庄稼，

纺线。也开展纺线竞赛，一百辆纺车，列在坝上，一声号令，百车齐鸣，真有“沙场秋点兵”的气势。高庄的一百辆水车，又何尝不是一场“沙场秋点兵”呢？

几百个人，几百条腿，“哗哗”翻动车水，木槌吱呀作响，水花飞溅，像巨龙起伏，像万马踏浪，场面非常震撼。这哪里是在车水，这分明是一项艺术，几百人在共同完成一项任务，几百人也在共同弹奏一曲惊天动地的乐章！

白花的水在车轮的转动中，飞扬着，跳跃着，小跑着向目的地进发。那白花的水，不仅滋润饥渴的田园，也滋润人们的心田啊！

可踩水固然热闹，固然令人激动，但是大热天的，艳阳暴晒，时间久了，很乏，很累，很困倦，有的人甚至晕眩。韩书记手拿大喇叭，一路走，一路喊：“乡亲们，加油啊！看到天塘边的那棵大树了吗？大树不倒，我们就不能倒！大家齐心协力，才能抗旱，才能保苗，才能保丰收！”

那一年，好多村庄减产，高庄在村民们的努力下，尚有一个相对不错的收成。

但大家也深深意识到，一时一地地苦干，只能一时缓解灾情，要想能够抵御自然的淫威，做到旱涝保收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必须得兴修水利！

胜天树

时任六安行署专员的赵子厚面对着沧桑的皖西大地，凝思良久，立宏愿要改变乡村面貌：“我们宁愿苦斗，不愿苦熬，即便面临再大的困难，我们也要斗。”

于是，一个沟通淠河、史河、杭埠河三大水系，横跨长江、淮河两大流域，纵横皖西，横贯皖中，后来被称为“人间天河”的宏伟的灌溉系统工程，以重整山河、改天换地的姿态，在皖西大地上破土动工。

百年老树站在高高的地方，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它精神矍铄地站着，像一面旗帜；它是百折不挠的“团结树”，人们看着它就有了信心，就有了力量。

闻书记的故事，让来参观的同志深深感动，有的看根，有的看冠，有的抚枝，有的摸干，有的拍照，有的感叹。

我则站在老树的对面，久久凝望。

在我看它第一眼的时候，就认定：这是一棵有思想的树！

我捻动思维，斟酌如何与之交流的时候，它的一百个枝条随风摇曳，每一片叶子都细腻地敲打着生命之钟。

此时，我也变成一棵树，树与树相对，不必揖手，不必相拥，各种明物质暗物质已经来来往往，密切交通。

“老树啊，你经历了那么久远的岁月，历经世事、历经战火、历经风霜雨雪却屹立不倒，靠的是什么？”

老树说：“信念！”

对，它是信念执着的胜天树！

想当年，为了让“天晴硬如铁，下雨一脚泥”的岗地变成良田，让金子般的大别山泉流淌进这丘陵岗地，高庄人和各路民工在这一片土地上，用最原始的工具绘制了惊天动地的图画。在粘性土质的山岭之间，用一双双手开挖了一道长约十公里，宽五至七米，最宽处达十米的胜天渠。简陋的工具，巨大的工程量，饿着肚子大干、快干、加油干，凭的是什么？信念！

那是一个夏夜，胜天渠总指挥韩长福书记查岗，工地凌乱，月光洁白。工人们一个个倒卧在工地上，横七竖八，沉睡如牛，再多的蚊子也咬不醒他们，大伙儿太累了。

看着一个个憔悴的面容，干瘦的身体，他心疼啊，凝望着那棵乌柏树，就有眼泪流出来。他坐在乌柏树下，见扶芳藤饱满滋润，正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，把自己长成大树，忽然悟到：“兴修水利，利国利民，每一个个体，即便只是一根藤，也得把自己锤炼成一棵棵不倒的大树啊！”

是的，每一个个体都很渺小，但只要心怀天下，心怀人民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，战胜不了的难题！什么是奇迹？人民大众所创造的，就是奇迹。

今日高庄

胜天渠与胜天树遥相呼应，天空是它们共同的背景，大地是它们共同的基座。

胜天树深深扎根于高庄的土地，没有在硝烟战火中倒下，没有在雨雪严寒中倒下，没有在烟熏火燎中倒下，没有在极度的创伤中倒下，没有在龙卷风中倒下，没有在洪水干旱中倒下，没有在贫病灾荒中倒下……它看着修洋河渠，看着修胜天渠，看着一百辆水车飞起的水花，看着一代代人的努力，看着扶贫，看着大病医保，看着公路村村通，看着乡村振兴，看着美好乡村建设，看着老百姓的生活从贫穷到富裕，看着共同的家园越来越美，也看着人民群众的激情和热望，看着红红火火的生活娇艳如花。

百年历史风云，它站那看着；人们走向更新更美的生活，它依然站那看着；它不断变换美丽的色彩，以表达心头的喜悦，并且它将在久远的未来，用更沧桑而丰美的姿态，告诉后来者更新的故事。它一生多姿多彩，活得艰难，也活得伟岸、豪迈、灿烂。

时值深秋，老树正一点点变得色彩斑斓。乌柏的叶子和果子，扶芳藤的叶子和果子，都在温度和阳光的雕塑下，变幻出各自不同的色泽，姹紫嫣红，五彩缤纷，比油画的层次还丰富。朝霞为胜天树披一身荣光，晚霞为胜天树披一身丽影，加上高庄人民的战天斗地给老树渗透的丰富内涵，胜天树已无声地成为村庄的图腾。

如今，高庄正在谋划崭新的蓝图，准备打造包括胜天树、石龙河、老龙潭、观音阁、齐王墓、神龟石等在内的“高庄十里”，打造“高庄一日游”线路，打造“层层梯田如梦幻”“泉雨透迤若龙腾”“漠漠水田飞白鹭”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大美高庄。把高庄现有的资源挖掘出来，重新整合打造，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，大力发展旅游产业，大力改善环境，向着更新更美的图景飞奔。

天塘

天塘是一口自然塘，不知道是谁给它的力量，安居村中C位，可观春月忙种，可观秋月谷满。一般情况下，若生而为“水”，就应活在“低”处，而天塘却“高高在上”，四周被一片仁慈的大地包围，比泉河高，比胜天渠高，比四周的庄稼高，也比远处的房顶高，被称为“天塘”，恰如其分。

单有天塘，或许并不为奇，而天塘侧畔，天生一株老树，日日相伴，岁岁相守，天长地久地和谐，就有了悠长的时光轨迹和令人敬畏的力量。白日里它们互相照耀，黑暗中它们共同沉默，岁月中的荒芜与寒冷，澎湃与热血，它们携手承载，并肩面对，每一阵风声来袭，每一颗星辰路过，它们都一起抵挡，一起仰望。

天塘边的乌柏树什么时候有的，是人栽种的，还是大风刮来的种子，或是从南来北往的鸟嘴里掉下来的，已经无法考究。老辈人说，他们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在世的时候，这棵树就在，它早已成为智者的化身，成为村民们心中的“神”！

神仙树

上世纪50年代，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，国家还很贫穷，人民还很困苦，缺衣少粮，饥寒交迫。皖西一带又经常遭遇自然灾害，洪水干旱频发，使粮食减产，有的年成甚至绝收，更让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。

1958年，一项令人瞩目的淠史杭工程在皖西大地火热拉开阵势，它的宏图是在安徽河南大地上铺开一张救民水火的水利网。隶属于淠史杭工程的孙岗段胜天渠工程，也同时开工，几方民工齐上阵，热火朝天。

那个年月，没有任何机械化设备，工程建设全凭大锹、抬筐、十字镐等农具，运输土石全靠手拎肩扛，条件异常艰苦。而且严重缺粮，很多时候都是饿着肚子干。没有住舍，夜里就地露宿，没有工棚，白天全在野外。中午在大食堂吃个七八分饱，午间小憩的时候，人们聚在大树下。大树把仅有的一片阴凉，毫无保留地送给大伙儿。

大家索性闲聊，说天道的，聊自然灾害，聊饥饿，聊家庭的困顿，聊躲不过去的疾病，聊无法抗拒的生存之艰。聊着聊着，目光就集中到大树身上：它100多岁了，依然健康，依然枝繁叶茂，这不就是老神仙吗？

老百姓多么渴望风调雨顺，丰衣足食，无病无灾，他们总是怀着朴素的情感，以无限虔诚之心，把一切能够穿越岁月岿然不动的东西奉为神灵。于是有虔诚者在树枝上挂红绳，更有远近村民来此焚香参拜，向老乌柏表达无处告白的诉求。没想到膜拜富有传染性，越来越多的人向老树涌来，祈祷、许愿、寻求护佑，袅袅香火，越烧越旺。

人们并不知道，大树受不了太过炽烈的崇敬，繁盛的香火对老树来说是一种劫难。老树的颤抖，老树的疼痛，开始并没有被察觉，当人们发现根部已有炒菜锅那么大的一个黑洞窟时，才蓦然惊醒。接近地面的主干2/3已经枯朽，仅剩下的1/3支撑着巨额的高度和庞大树冠。

老乌柏严重受伤，木质凡胎，岌岌可危。

它能够对抗一重一重的龙卷风吗？

龙卷风

在蒋刺林一带，有一片蓄洪区。为了兴修水利，高庄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，几十户农民迁离家园，几百亩农田被水淹没。

淹没区地势低矮，水面阔大，夏季极容易形成旋风。每年雨季，从险坝（蒋刺林），到天塘，到神龟石一带，龙卷风频发，老乌柏正好处在这条龙卷风带上。

有一年，龙卷风特别凶猛，呼啸着，旋转着，席卷村庄，摧枯拉朽。沿途所有庄稼被毁，房屋倒塌，大树小树一扫平洋，有的吹倒掀翻，有的连根拔起，枯枝断叶，惨不忍睹。

人们惊喜地发现，已经残了大半边的乌柏树依然完好，临风而立，在一片狼藉的大地上傲然挺立，众人且惊且喜。从此，“神仙树”的传说更加远近闻名！

若说在它没有受伤之前，根深叶茂，都倒它不倒，倒也有理由。但是受伤之后的老树，又是如何抵挡住面孔冷峻、横扫一切的龙卷风的呢？

香火烧焦了树根之后，生产队发出指令：“不允许在此敬香！”

老百姓总是通情达理的，队里这么要求，大家悉数听从。况且看到大树损毁如此，他们心里也莫不煎熬。

树干上被烧焦的那个洞有笆斗大，黑漆漆仿佛一张鬼脸。大家感觉内心亏欠，默默地用土把窟窿堆满填实，又默默给大



水利兴修工地现场。（资料图片）



1958年8月19日，时任淠史杭工程总指挥的赵子厚开挖建设淠史杭工程第一锹土，江淮大地开始了建设伟大淠史杭工程的壮举。（资料图片）



水利兴修工地现场。（资料图片）



彭松 摄